



陈书凯 编著

那些曾让亿万人流泪的真情故事 *Sensation*

 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Sensation

陈书凯 编著

感动

那些曾让亿万人流泪的真情故事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感动:那些曾让亿万人流泪的真情故事 / 陈书凯编著.

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80753-456-3

I.感… II.陈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0590 号

责任编辑:尹 君 刘乃翹

封面设计:奇文云海

感动:那些曾让亿万人流泪的真情故事

陈书凯 编著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

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-9 号

邮政编码:150090 营销电话:0451-87900345

E-mail:hrbcbs @ yeah.net

网址:www.hrbcbb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潮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6.75 字数 200 千字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53-456-3

定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0451-87900272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

序言

爱

或许太忙,我们无暇再寻找让自己悸动的景致;或许太疲惫,我们无力再顾及他人的感受;或许太麻木,我们无法再品味让自己震撼的事物……世界熙熙攘攘,车流来来往往,每个人都行色匆匆,为了追逐物欲的享受和情欲的满足,我们逐渐远离了难能可贵的本真,逐渐迷失了真实的自我,逐渐淡忘了真正的需求。我们慢慢遗失了自己那片温馨的乐园——忽略了年迈而孤寂的父母,淡忘了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,冷落了一直相濡以沫的爱人,忽视了绕膝求欢的儿女,更漠视了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

爱之心,已逐渐淡漠;爱之河,已日益干涸;爱之花园,已渐趋荒芜。

我们迷失在爱的荒原、精神的沙漠,找不到生命的救赎之路。

大地一声长叹,苍天怆然泪下,地动山摇的巨变,手足同胞的坚忍,生生定住了我们焦灼的脚步。我们开始驻足,开始反思,开始重新正视生命,重新重视我们的爱,重新审视这个世界。

其实,我们心底最敏感的那个地方一直都在等待着爱的甘霖,盼望着感动的种子。细读这些震撼心灵的真情故事,我们的爱和感动被人间真情重新唤起,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份感情、每一种博大的爱,都足以让我们泪流满面,这感动的泪水会温润我们干涸的心灵。

读《亲爱的宝贝》,无声的留言却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母爱的无私与伟大,这种感动是刻骨铭心的;读《背影》,平淡的叙述却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父母的生养之恩,这种感动是融入骨血的;读《九一八致弟弟书》,琐碎的小事却让我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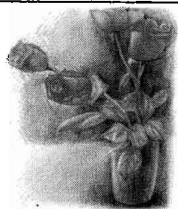
再次深深地体会到兄弟同心的手足情深,这种感动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;读《未上锁的门》,贫困的家庭却让我们感到家和亲情的呵护,这种感动是温暖心灵的;读《幸福的黄手帕》,迎风招展的黄手帕让我们体会到爱情如水晶般的美丽,这种感动是甜蜜的;读《爱的示意》,那平淡无奇的对话却让我们感悟到婚姻细水长流般的隽永,这种感动是幸福的……

人生之路,短暂而又漫长,在这条既定终点的路途上,我们谁都离不开爱。

爱,可以分很多种。有来自亲人的,有来自恋人的,有来自朋友的,还有来自陌生人的。大象稀形,大音稀声,这大爱便浸润在每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中。每一个仁爱的举动都可以换来感动,每一个甜蜜的微笑都可以获得回报。这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,如一堆堆熊熊燃烧的火焰,温暖着我们在风雨中瑟瑟发抖的孤独的心,为困顿已久的心开启一扇灵动的窗,让我们一次次地接受爱的润泽……

编 者

目 录



卷一 亲亲我的宝贝

那时,我还幼小,不会言语,也不懂得你灼灼的眼神;
那时,我还幼稚,不会分辨,也不懂得你苦苦的叮咛;
那时,我还年少,不会体味,也不懂得你殷殷的期盼;
那时,我还年轻,不会体贴,也不懂得你讷讷的语言;
.....

然而,我一直都知道,我是你最亲爱的宝贝。

儿女 /2

亲爱的宝贝 /7

子为吾师 /9

我总会跟你在一起 /11

我最爱你 /13

盛满亲情爱意的纸袋 /17

我父亲的儿子 /20

鲜花中的爱 /22

不体贴的父亲 /24

爱的觉悟 /26

永不融化的记忆 /28

一位母亲给女儿的信 /30

再见了,孩子 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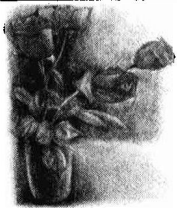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母亲的蒲公英 /36

一个小女孩的梦想 /39

知子莫若母 /42

漫步星光下 /44

目 录



卷二 俺爹俺娘

你在巷口兀自张望,那一双昏花的眼睛啊!
你静静地转身离去,那一个孤独的背影啊!
你默默地四处奔波,那一个忙碌的剪影啊!
你耐心地谆谆教诲,那一颗慈爱的心啊!

.....

是你给了我生命,抚养我长大;是你给了我一个家,温暖小小的我;
是你护佑着我,教我懂得这世界。多少年的风,多少年的雨,没有你
怎会有这么一个我!你是我最敬最亲的爹娘啊!

父亲的病 /48

感情的碎片 /52

落花生 /54

背影 /56

母亲的眼睛 /58

谁是我的亲母 /61

父亲 /64

无言的爱 /66

晚餐桌上的大学 /68

妈妈的银行存款 /71

父亲的歌 /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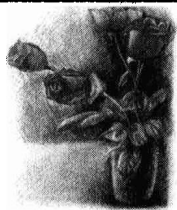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的复活节礼帽 /78

妈妈,你从没有告诉过我 /81

卷三 我的兄弟姐妹

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;
我们拥有着同一对至亲;
我们血脉相连;
我们并肩同心;

目 录



.....

你是我的左肩,我是你的右臂;你的眼睛里流出的是我的泪,我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你的心;你的幸福是我的希望,我的快乐是你的慰藉——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姐妹!

弟兄 /84

九一八致弟弟书 /92

风筝 /96

姐姐 /98

卷四 爱情如水晶

当爱情像气息一样,从眼神、指尖、唇齿、皮肤,再渐渐渗透到每一滴血液,直至重新弥散在空气中的时候,谁说花开的时候没有声音?

爱情如同神话,但都是人创造的。有的人创造神话,多数人则作为听众受神话的感染,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平平凡凡的爱情中感受着爱的温馨、恋人的温存。

.....

爱情就像水晶,晶莹剔透,如此的美好,又如此的易碎。

幸福的黄手帕 /108

年轻时的爱 /110

爱的痛苦 /113

爱情和激情 /1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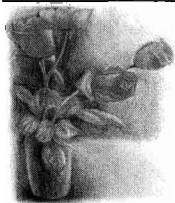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爱的考验 /117

苦行的修士 /120

分别 /122

落基山的雪 /124

目 录



卷五 婚姻是习惯了的愛

婚姻是让两个陌生人成为最亲近的家人的一种方式,我很高兴能和你成为家人;

婚姻是疲惫地回到家时看见的那一桌香气喷喷的饭菜,我很高兴你是我的老婆;

婚姻是深夜里开着灯一直等待归来的良人,我很高兴你是我的男人;

.....

婚姻是一句简短的“我回来了”,是一室的温馨,是熬夜时忽然披上肩头的一件衣服,是递到手边的一杯适度的开水,是渐生的华发,渐长的皱纹,渐老的容颜——婚姻,是我们早已习惯了的愛。

玫瑰色的眼镜 /128

亲爱的,我来了 /130

爱的示意 /132

来自天堂的玫瑰 /135

奈何桥畔,伴你再走一程 /137

死心塌地爱到底 /139

回家 /142

相互了解 /145

深深的爱 /148

给自己装上“暂停按钮” /151

卷六 家是一盞不灭的灯

也许金碧辉煌、美轮美奂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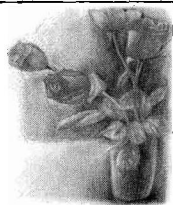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蓬荜无光、四壁空空;

也许飞檐斗拱、曲径通幽,

也许柴门草屋、断壁残垣;

.....

目 录



然而,无论贫穷,还是富有,那都是我们的家。家是我们寒冷时最温馨的港湾,是我们疲惫时最期盼的归宿,是我们远走高飞时拴着我们心之风筝的那根线,是我们迷失时照亮我们归程的那盏不灭的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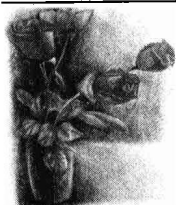
- 回忆中的家 /154
- 未上锁的门 /156
- 希望你能经常这样对我说 /158
- 梦中之屋和我的宠儿 /160
- 大悲大喜的圣诞节 /164
-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/166
- 家庭的趣事 /170
- 天伦之乐 /174
- 家人间相互交流的游戏 /179
- 心上的剪贴簿 /183
- 和衷共济一家亲 /187

卷七 让世界充满爱

也许你我语言不通,但纯真的笑容是你真心的表白。
也许你我素不相识,但关切的双眸是你善良的写照。
也许风雨同舟,患难与共;也许相逢一笑,各奔东西,但请让我们伸出自己的双手,献出自己的真心,让这个世界充满暖暖的爱。

- 一碗清汤荞麦面 /192
- 母亲节的礼物 /197
- 知心的礼物 /199
- 人性的光辉 /203
- 第六枚戒指 /205
- 紫色的菊花 /207
- 五块钱成交 /209
- 回报 /211
- 爱上圣母马利亚的小女孩 /213

目 录



红色运动衫 /216
点燃心灵之火 /219

卷八 不必在意我是谁

我不知道你是谁,可是我知道你是友爱的人;
你不知道我是谁,可是你知道我是和善的人;

.....

原本是相逢不相识的路人,可是因为那一颗友爱的心,我将你铭记于心,并苦苦将你寻觅。可是,你却告诉我:“不必在乎我是谁。”

蓝色的连衣裙 /222
大方地领情吧 /224
活着是为了什么 /226
掀起帷幔 /228
一个家庭的遗产 /231
勇于信人 /233
那串珍贵的宝石项链 /236
寻找 /239
真挚友情 /241
重修旧好 /243
冬夜的灯光 /2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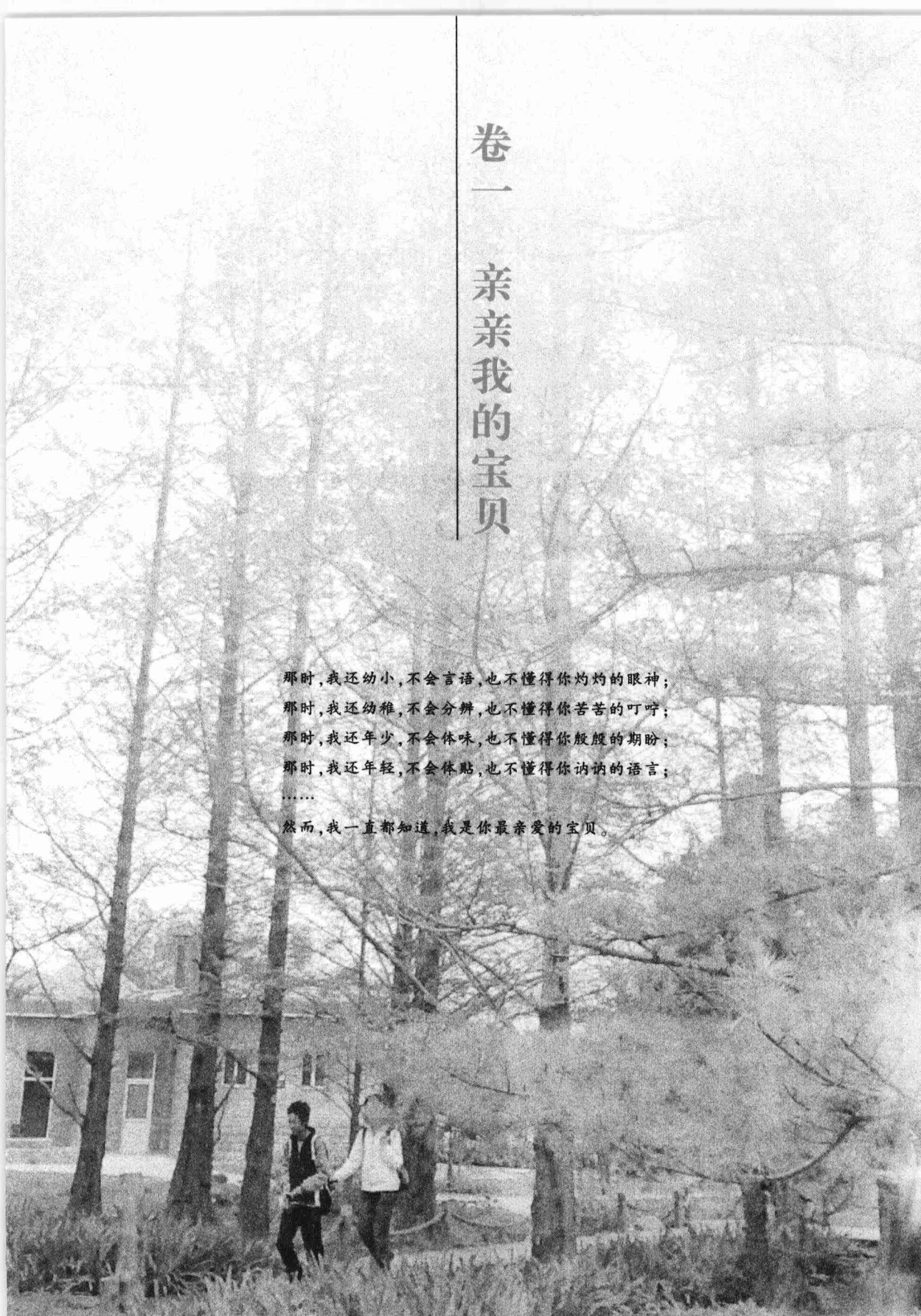
后记

卷一

亲亲我的宝贝

那时,我还幼小,不会言语,也不懂得你灼灼的眼神;
那时,我还幼稚,不会分辨,也不懂得你苦苦的叮咛;
那时,我还年少,不会体味,也不懂得你殷殷的期盼;
那时,我还年轻,不会体贴,也不懂得你讷讷的语言;
.....

然而,我一直都知道,我是你最亲爱的宝贝。



儿女

文/朱自清

正如谁所说,小的总是可爱,孩子们的小模样,小心眼儿,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。阿毛现在五个月了,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,或向她做趣脸,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,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。

我现在已是五个的父亲了。想起圣陶喜欢用的“蜗牛背了壳”的比喻,便觉得不自在。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,“要剥层皮呢!”更有些悚然了。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,在胡适之先生的《藏晖室札记》里,见过一条,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;文中并引培根的话,“有妻子者,其命定矣。”当时确吃了一惊,仿佛梦醒一般;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,又有甚么可说?现在是一个媳妇,跟着来了五个孩子;两个肩头上,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,真不知怎样走才好。“命定”是不用说了;从孩子们那一面说,他们该怎样长大,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。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,做丈夫已是勉强,做父亲更是不成。自然,“子孙崇拜”,“儿童本位”的哲理或伦理,我也有些知道;既做着父亲,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,知道是不行的。可惜这只是理论,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,在野蛮地对付着,和普通的父亲一样。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,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;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,始终不能辩解——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,我的心酸溜溜的。有一回,读了有岛武郎《与幼小者》的译文,对了那种伟大的,沉挚的态度,我竟流下泪来了。去年父亲来信,问起阿九,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;信上说,“我没有耽误你,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。”我为这句话哭了

一场；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？我不该忘记，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！人性许真是二元的，我是这样地矛盾；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。

你读过鲁迅先生的《幸福的家庭》么？我的便是那一类的“幸福的家庭”！每天午饭和晚饭，就如两次潮水一般。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，一面催我或妻发“开饭”的命令。急促繁碎的脚步，夹着笑和嚷，一阵阵袭来，直到命令发出为止。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，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；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。于是这个说“我坐这儿！”那个说，“大哥不让我！”大哥却说，“小妹打我！”我给他们调解，说好话。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，我有时候也不耐烦，这便用着叱责了；叱责还不行，不由自主地，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。于是哭的哭，坐的坐，局面才算定了。接着可又你要大碗，他要小碗，你说红筷子好，他说黑筷子好；这个要干饭，那个要稀饭，要茶要汤，要鱼要肉，要豆腐，要萝卜；你说他菜多，他说你菜好。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，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。我是个暴躁的人，怎么等得及？不用说，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；虽然有哭的，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。吃完了，纷纷爬下凳子，桌上是饭粒呀，汤汁呀，骨头呀，渣滓呀，加上纵横的筷子，欹斜的匙子，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。吃饭而外，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。游戏时，大的有大主意，小的有小主意，各自坚持不下，于是争执起来；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，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，被欺负的哭着嚷着，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；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，但不理的时候也有。最为难的，是争夺玩具的时候：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，却偏要那一个的；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不论如何，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。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，但大致总有好些起。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，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，或站起来一两次的。若是雨天或礼拜日，孩子们在家的多，那么，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，也有过的。我常和妻说，“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！”有时是不但“成日”，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，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！

我结婚那一年，才十九岁。二十一岁，有了阿九；二十三岁，又有了阿菜。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，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鞅，辔头，和缰绳？摆脱也知是不行的，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日子，真苦了这两个孩子；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！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，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。不知怎地，这孩子特别爱哭，又特别怕生人。一不见了母亲，或来了客，就哇哇地哭起来了。学校里住着许多人，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，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；我懊恼

极了,有一回,特地骗出了妻,关了门,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。这件事,妻到现在说起来,还觉得有些不忍;她说我的手太辣了,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!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,也觉黯然。阿菜在台州,那是更小了;才过了周岁,还不太会走路。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,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,直哭喊了三四十分钟;因此生了好几天病。妻说,那时真寒心呢!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。我曾给圣陶写信,说孩子们的折磨,实在无可奈何;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。这虽是气愤的话,但这样的心情,确也有过的。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,磨折也磨折得久了,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;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,我能够忍耐了——觉得从前真是一个“不成材的父亲”,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。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,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,我至今还觉如此。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;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,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,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!

正面意义的“幸福”,其实也未尝没有。正如谁所说,小的总是可爱,孩子们的小模样,小心眼儿,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。阿毛现在五个月了,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,或向她做趣脸,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,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。她不愿在屋里待着;待久了,便大声儿嚷。妻常说,“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。”她说她像鸟儿般,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。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,笨得很,话还没有学好呢。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,文法错误,发音模糊,又得费气力说出;我们老是要笑他的。他说“好”字,总变成“小”字;问他“好不好?”他便说“小”,或“不小”。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;他似乎有些觉得,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“好”字了——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“小”字的时候。他有一只搪瓷碗,是一毛来钱买的;买来时,老妈子教给他,“这是一毛钱。”他便记住“一毛”两个字,管那只碗叫“一毛”,有时竟省称为“毛”。这在新来的老妈子,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。他不好意思,或见着生客时,便咧着嘴痴笑;我们常用了土话,叫他做“呆瓜”。他是个小胖子,短短的腿,走起路来,蹒跚可笑;若快走或跑,便更“好看”了。他有时学我,将两手叠在背后,一摇一摆的;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。他的大姊便是阿菜,已是七岁多了,在小学校里念着书。在饭桌上,一定得啰啰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;气喘喘地说着,不管你爱听不爱听。说完了总问我:“爸爸认识么?”“爸爸知道么?”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,所以她总是问我。她的问题真多: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?是不是真人?怎么不说话?看照相也是一样。不知谁告诉她,兵是要打人的。她回来便问,兵

是人么？为什么打人？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，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？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每天短不了，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。她和闰儿在一处玩儿，一大一小，不很合式，老是吵着哭着。但合式的时候也有：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，那个便钻进去追着；这个钻出来，那个也跟着——从这个床到那个床，只听见笑着，嚷着，喘着，真如妻所说，像小狗似的。现在在京的，便只有这三个孩子；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，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。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。他爱看《水浒》，《西游记》，《三侠五义》，《小朋友》等；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。只不欢喜《红楼梦》，说是没有味儿。是的，《红楼梦》的味儿，一个十岁的孩子，哪里能领略呢？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；因为他大些，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，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。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。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，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。妻嘱咐说，“买点吃的给他们吧。”我们走过四马路，到一家茶食铺里。阿九说要熏鱼，我给买了；又买了饼干，是给转儿的。便乘电车到海宁路。下车时，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，很觉惻然。到亲戚家，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，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；转儿望望我，没说什么，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。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硬着头皮走了。后来妻告诉我，阿九背地里向她说：“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，不带我上北京去。”其实这是冤枉的。他又曾和我们说，“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！”我们当时答应着；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，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。他们是恨着我们呢？还是惦着我们呢？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，常常独自暗中流泪；但我有什么法子呢！想到“只为家贫成聚散”一句无名的诗，不禁有些凄然。转儿与我较生疏些。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，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（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），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：“我要到北京去。”她晓得什么北京，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；但当时听着，现在想着的我，却真是抱歉呢。这兄妹俩离开我，原是常事，离开母亲，虽也有过一回，这回可是太长了；小小的心儿，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！

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。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，说儿女的吵闹，也是很有趣的，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；他说他真不解。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，真是“蔼然仁者之言”。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：小学毕业了，到什么中学好呢？——这样的话，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。我对他们只有惭愧！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。我想，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，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。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，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，便将他们荒废了。他并不是

溺爱,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,他们便不能成材了。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,孩子们也便危险了。我得计划着,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。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?这一层,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,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丐尊,他毫不踌躇地说,“自然啰。”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,他却答得妙,“总不希望比自己坏啰。”是的,只要不“比自己坏”就行,“像”不“像”倒是不在的。职业,人生观等,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;自己顶可贵,只要指导,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,便是极贤明的办法。

予同说,“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,才算尽了责任。”SK说,“不然,要看我们的经济,他们的材质与志愿;若是中学毕了业,不能或不愿升学,便去做别的事,譬如做工人吧,那也并非不行的。”自然,人的好坏与成败,也不尽靠学校教育;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,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。在这件事上,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;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,知道将来怎样?好在孩子们还小,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。目前所能做的,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——胸襟与眼光;孩子们还是孩子们,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,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。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:“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。”光辉也罢,倒楣也罢,平凡也罢,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。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,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,便自称心满意。——想到那“狂人”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声,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?

1928年6月24日晚写毕,北京清华园。